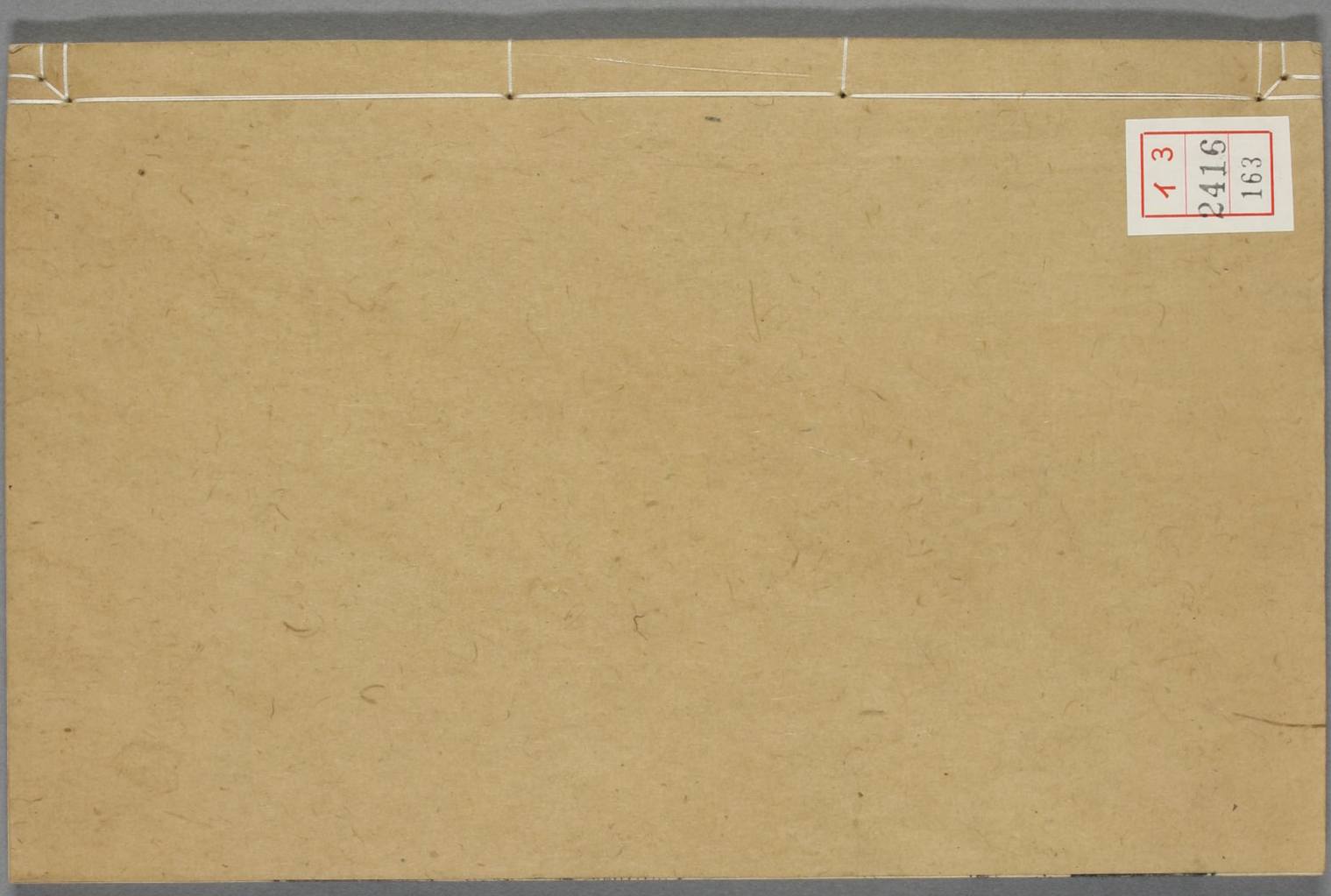

1 3
2416
163

燈一

原 說文曰錠謂之燈　呂靜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錠　晉 漢賦金釭唐詩銀釭及月釭星釭紅釭等皆燈名　原 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旌翠旌　金枝銅燈百二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也　晉 又曰膏以明自煎　金史章宗紀泰和二年幸芳苑觀燈　元史祭祀志太社太稷木燈籠四十絳羅燈衣百一十紅桃燈十　孫子曰火光明天者燈燭何施焉　原 淮南子萬畢術曰取蚖脂爲燈置水中即見

13
2416
163
半澤文庫
<2004-723>

諸物

符子曰不安其味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離騷曰娭酒不廢沈日夜蘭膏明燭

華銅錯言燈鉸畫銅豕禽獸有華采也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

王朗秦故事曰百華燈樹正月朝賀殿下設於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尺五尺燈月照星明雞夜猶晝

張敞東宮舊事曰宮有銅騶一作鴉頭燈二銅倚燈三供戶外用夕供油七合

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一銀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

洞冥記曰漢武然芳苡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黑足來戲於閣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以麟鬚拂拂霜蛾赴燈者芳苡草出奔盧國霜蛾如蜂

南越志曰昔有嬾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奇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嬾之性不革也

唐酉陽雜俎曰建中時光宅寺僧錫鑄銅蟾爲息煙燈天下傳之

宋黃山谷與黨伯舟書云欲作錫燈藥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作三鴈足不須高受蓋圈徑二寸半蓋面三寸蓋傍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

至今士大夫家有之　文獻通考曰宋朝上元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廣樂園燈山焚　又曰明永樂中增定鹵簿有甪燈三對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余嘗於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欞拱窗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絶

帝京景物畧曰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稭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徑詰曲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徑即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　又曰燈市惟內臣秉筆朝臣閣部外臣計吏不得過市猶古罰帝幕蓋

惟遺意

燈二

增　拾遺記曰周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列璠膏之燭徧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氷荷以覆其上　原　又曰海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挽絶其冠纓　漢武故事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埽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漢書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

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怪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夜宴設琉璃屏風列金麻油燈於內外如無屏風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唐東觀漢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祭遵營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　原　風俗通曰郵伯夷宿亭止樓上然數燈夜有魅來伯夷蹶殺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漢書曰董卓煖臍爲燈　語林曰嵇中散燈下彈琴見一人黑衣康乃吹燈滅曰耶與魍魎鬬光　荀采傳曰荀采爽女爲陰瑜妻而夫蚤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奕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郭氏不敢逼　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唐書曰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燈　又曰睿宗好樂元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僧娑陁婆請夜開門然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　天寶遺事曰韓國夫人造百枝燈高八尺然之照數里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

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　蒙求

云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千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

輒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

元年十二月然萬漁燈於雙溪　元史曰張養浩濟南

人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

誦夜則閉户張燈竊讀後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參

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鼇山即上疏

於左丞相拜住拜住袖疏入諫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

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　宋濂孫孝子傳曰元李璮據

益都孫明十歲被掠至洪溝明夜遁父母亦避兵方歸

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相慰曰我兒其反

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

亟挽以入　又王冕傳曰元王冕七八歲時依僧寺以

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

四友齋叢說明孝宗嘗問內侍曰在京各衙門官每日

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讌

會那得工夫內侍答云惟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夜間飲

酒騎馬醉歸何處覓燈燭令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

要燈籠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

燈未嘗缺乏

燈三

豹髓 龍膏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驪頭 鳳腦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芳苡 蘭膏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銅倚 玉枝 並詳前一 葛籠

荷蓋 沈約宋書曰高祖清簡寡欲牀頭有葛籠下詳鳳腦注 百枝 九光 傳元朝會賦曰華燈若乎火樹 蚖脂 鳳膏 並詳前一

恆滿 常生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予孤影楊開顏甚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楊禮教封西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爲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吳生輒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開元遺事云寧王宮中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綠繪各執花燈自昏達旦名曰青凝

紅裳 青凝 異聞集云唐楊穆於

金鼓不勝

玉壁班固賦曰

金釭銜壁

是爲列錢注曰燈盞列于室有似列錢 朱爐 青光 庾信賦輝輝朱爐焰焰紅熒又曰爐

長宵久光 浮水 含光 元維則詩曰一燈浮水夜船歸

青夜寒 謝朓詩曰含光似燭龍

長明 無盡山堂肆考隋平陳猶門名無盡燈璧如一 琉璃形 瑪瑙樹歲時雜記隴西窮州賣藥百千燈皆然 燈然天下第一以琉璃爲諸物之形朱家燈號天下第一以瑪瑙爲樹高三尺 黃龍吐水 白鷺轉花 又曰元宗張臨光宴白鷺吐水皆燈也 燈四

燈燼繁 社詩曰頭白燈明 燈影照 又曰燈影照無寐 乞夜何須花燼繁 林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用權油以助

禁松明 笑軍須減有司言宮油佔賣不行多有松明攪奪

乞行禁止蓋民間然松明爲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

吏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其禁遂止

神燈 孔帖唐元宗朝謁亳州太上尊號是夜神燈見 山燈 又曰于頓爲襄陽點山燈

影燈 廣記開元初元夜結彩樓三十餘間葉法善曰西涼府燈亦盛於此今令元宗閉目已在霄漢降而及地睹影燈亘數十里以鐵如意易酒翼日使使驗之其事誠然非謬 漆燈 江南野史沈樞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之乃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牆頭銅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滅留待沈郎來 燈火異常 續綱目宋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賈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

鄉夢 又曰燈影搖鄉夢街而走青光焚焚

燈五

原詩晉習鑿齒詩曰煌煌閑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

挑殘雨 元郭鈺詩青燈暗夜挑殘雨興志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爭持長柄荷葉然燈其中繞

荷葉燈 搖

煒燿風與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窗裏蓄寶宿山峰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梁簡文帝詠籠燈詩曰動簟翠帷裏散影羅帳前花心生復落明銷君詎憐 紀少瑜詠殘燈詩曰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燭裁得解羅衣 王筠詠燈藥詩曰百華曜九枝鳴鶴映氷池朱光本內照丹花復外垂流暉悅嘉客翻影泣生離自銷良不悔明白願君知 吳均燈詩曰昔在鳳皇闕七采蓮花萼陸離看寶帳爛漫照文屏檐豔煙光轉氛氳霧裏輕籠方三五夜桂樹月中生 范

靖妻沈氏詠燈詩曰綺筵日已暮羅帳月未歸開花散
四照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檻水宇淡清輝不忝輕蛾
繞唯恐曉蠅飛　陳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曰百花
疑吐夜四照似含春的的連星出亭亭向月新採珠非
合浦贈珮異江濱若任扶桑路堪言並日輪　唐顏
真卿夜宴詠燈詩曰桂酒牽詩興蘭膏照客情詎慚珠
乘朗不讓月輪明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帶花疑在
樹比燎欲分庭顧已慚微照開簾識近汀　李頎寺中
賦得紗燈送綦毋三曰禪室吐香爐輕紗籠翠煙長繩
拄青竹百尺垂紅蓮燭燸爐衆星下玲瓏雙塔前含光待

明發此別豈徒然　韓愈詠燈花同侯十一曰今夕是
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
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劉長卿寒
缸詩曰向夕燈稍進空堂彌寂寞光寒對愁人時復一
花落但恐明見累何愁暗難托戀君秋夜永無使蘭膏
薄　韋應物對殘燈詩曰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
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李商隱詠燈詩曰皎潔終無
倦煎熬亦自求花時隨酒遠雨後背窗休冷暗黃茅驛
暄明紫桂樓錦囊名畫掩玉局敗碁收何處無佳夢誰
人不隱憂影隨簾押轉光信箑文流客自勝潘岳儂今

定莫愁固應留半破迴照下幃羞　韓偓詠燈詩曰高在酒樓明錦幕遠隨漁艇泊煙江古來幽怨皆銷骨休向長門背雨窗　宋范致能上元紀吳下節物俳諧體詩曰簷當仙子洞坊巷燈以連枝竹縛成洞門多處數十里萬苗化人城蓮花燈最多檣炬疑龍見舟人接竹危檣之表置一燈望之如星橋星訝鵲成橋燈小家庞獨踞犬燈高閒鹿雙撐屏展輝雲母琉璃屏風簾垂晃水精簾琉璃萬窗花眼客萬眼燈以碎羅紅白相間砌成丁夫妙天下多至萬眼千隙玉虹明琉璃球燈每一隙映成一花亦妙天下蒼萄丹房挂梔子燈葡萄綠蔓縈葡萄燈方縑繙史冊生綃湖方燈畫史冊故事圖人喜看圓睍綴門衡月燈擲燭騰空穩小球燈時推毬滾地輕大燈滾映光魚

隱見琉璃壺瓶貯水養魚以燈映之轉影騎縱橫馬騎燈里巷分題句每里明作花燈題好句其上官曹別扁名官府名額多以綃或琉璃照映元胡乘龍燈燭花給韻詩曰寸燼能偷造化權花開花落自黃昏豈憑根本栽培力暫借膏油養育恩隔幔乍疑籠日幌展屏聊當避風幡彫零滿案無人問付與青娥淬鬢痕

明唐順之元夕詠氷燈詩曰正憐火樹翻春妍忽見清暉映夜闌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燭花不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裏看為語東風暫相借來宵還得盡餘歡

賦漢劉子駿燈賦曰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劉削

頭頸委蛇負斯明燈躬含氷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
夜繼晝烈者所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橫海之魚厥
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
其形託於金燈隆脊矜尾鬐甲舒張垂首俛視蟠於華
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蘭膏於胸臆明制
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容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
用設機變而罔匱匪雕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爲貴永作
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晉夏侯湛釭燈賦曰殊珍
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
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燿於
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守緣煜燐於茵筵煥照爽乎屏
組　孫惠百枝燈賦曰熠燿若雲停爛似星布　范堅蠋
燈賦曰爾乃旋閣房升玉榻列華槃鑠凝蠟浮炷頹其
始然祕闇於是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桷赫如燭龍吐
輝爛若翳陽復旭　梁簡文帝列燈賦曰何解凍之嘉
月值莫莢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
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疎同火樹競紅藥之晨舒葭
丹螢之昏驚蘭膏馥氣芬炷孌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沈
江淹燈賦曰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綵女兮餌丹砂而
學鳳音紫霞沒白日沈桂明燈散元陰顧謂小山儒士

斯可賦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縈
錯質鏤形碧爲雲氣玉爲仙靈雙流百枝豔帳充庭照
錦地之文席映繡柱之鳴箏恣靈修之浩蕩心何疑而
永平茲侯服之誇詡而處士所莫營若庶人之燈者非
銀非珠無藻無綘心不貴靡器窮於樸是以露冷帷幔
風結羅紈螢已引桂蛾欲辭蘭秋夜如歲秋情若絲怨
此懷抱傷此秋期必丹燈坐歎欲說忘辭至夫霜封園
橘氷裂池蓀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箭未度
悄連冬心寂歷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爲君故　周庾
信燈賦曰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鉤半上弱木全低窗
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
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荊臺之
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
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
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
上蘭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著節游
絃絕鳴輝輝朱燼燄燄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
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唐馮眞素燈賦曰
顧茲燈之燠炫保謙光於自薦推九華於洞房攢百枝
於複殿光逶迤於舞袖影朦朧於歌扇絲竹夜響綺羅

春絢玉階星列金釭花徧至若上客將歡中尊未闌吐氤氳於玉宇流醽溢於金盤雜行月而浮桂乘流風而汎蘭瑟韻誼今逾炳更籌深今轉寒覺離筵之閒寂知別恨之良難別有蕩子遼水賤妾空閨掩錦屏而綿歎下羅幔而長啼既嬋娟於永夕亦委鬱於孤棲花伴妝而共落煙繞思而俱迷況乃古人處否通道居幽門庭閒寂景物清秋憤書劒之無託意年華之不留抱枯簡以銳想對寒燈而足愁及其遇曉韜暉乘昏吐耀明以利物光非自照希助美於太陽豈爭暉於庭燎雖寓詞於感物終有類於體要

明鍾惺燈花賦曰夫何連卷

離奇之絳萼今乃從寒燄而擢跗惟青蓮之寄生於火中今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爲盌今瀉蘭膏而作渠幹寸蘗之柔心今儼碧筒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圄以象華莖細芬累其若余菜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藻珠之流曜今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忽微露以養照今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今懼警條而落英背櫺隙之商颸今慮乍定而忽驚俄鼯鼠而哉生今終然華煜煜以敷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寥芳今敺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

虧若離若續疑翳雲之承
木散幽藹而結孤秀兮宛翠眄與金支綴春花於火樹
兮豈若獨茸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
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何悲而淚滋重曰微輝
吐欲臺以樓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繇
兮曰有遠期晤言適兮

原 贊 晉支曇諦燈贊曰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
百枝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音測妙

原 銘 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
耀作明以續 魏嵇康燈銘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

燈吐耀華縵長舒 晉傅元燈銘曰晃晃華燈含滋炳
靈素膏流液元炷亭亭丹水揚輝飛景蘭亭

燭 一

補 燈燭總論曰燭捲帛等物爲心四向澆以蠟爲之點
之光輝連屬不息然有小大不等亦燈之別名也 原
周禮曰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供賁燭（賁麻燭賁大也）祭祀共
明燭（以燧取明火於日） 儀禮曰燕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
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闇人爲燭於門外
禮記曰侍坐燭至起（異書夜也） 又曰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
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 又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

離也 董 又曰男子入內女子出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童子隅坐而執燭 又曰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蜀志曰晝不操燭日有餘光 唐國史補云京師歲旦曉漏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華燭百炬擁爲方布如城謂之火城 元史祭祀志天壇椽燭四皆銷金絳紗籠自天壇至內壝外及樂縣南北通道絳燭三百五十素燭四百四十皆絳紗籠御位椽燭六銷金絳紗籠獻官椽燭四雜用燭八百 原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蘭膏以明自銷 增 淮南子曰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愈然而消愈急 王符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矣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以成大光抱朴子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明燭宵舉飛蟲羣起 宋東萊子曰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 朱子曰日月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 原 地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石中有玉矣

增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曰木蠟樹爲燭明如胡麻燭　續文獻通攷曰金法駕用籠燭三十二　又曰元祭祀有剪燭官

燭二

增左傳曰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燭繼之　原尚書大傳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增史記曰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居舍崩舍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乃撤草續之至明

不二　原又曰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爲燭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怯書舉燭燕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最貧而燭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婦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損闔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增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枝帝厚報遣其使　又曰匡衡勤學而無燭

鄰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原 謝承後
漢書曰匡衡勤學而家貧無燭鄰舍有燭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又曰衡與客坐閭隙之中不然官燭
元晏春秋曰計君父授子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
匈奴傳不識棠梨孫塗之字有一奴執燭顧而問之奴
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于於
是曠然發寤 世說曰王君夫粘糖澳釜石季倫以蠟
燭灼炊 晉書云周顗弟嵩嘗因酒以所執燭投之
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齊書云竟
陵王夜集刻燭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蕭文琰曰何難
之有乃與丘惛江洪共擊銅鉢爲五韻詩響絕而成

原 後魏書曰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 晉 又曰高祖
嘗幸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鄚郭雅邢巒崔休等賦詩
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異姓之禮在夜
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
詩易三禮元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恆節
其燭 酉陽雜俎曰劉沔深入敵境月黑風冷意必斃
矣忽有人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燭在即無憂也沔
後拜將常見雙旌上有兩燭 唐書云令狐綯爲翰林
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

驚吏以天子來及至乃綯故驚焉　又云柳公權爲翰林學士夜召書詔燭窮而詔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天寶遺事云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　開元遺事云寧王夜集有戲燭似蠟非蠟似脂非脂每酒酣狂作則昏翳否則大明謂之妖燭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病術士米寶獻以香蠟燭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熨之郁烈之氣可聞百步煙出其上即成樓臺殿閣之狀蠟中有蜃脂故也　涑水記聞云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兵他顧燭然公鬚遂袖揮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勿易曰渠方解執燭矣

歸田錄云寇萊公自少不點油燈雖廁溷間燭淚成堆

杜祁公不然官燭與客相對油燈一炷　元楊仲弘集序仲弘與臨江范亨父同爲史官每同舍下直回翔留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與刻苦寒暑不易　寓圃雜說明陳選崇尚道學爲編衣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恥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燭命諸生講解

燭三

照壁　映書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江上處女有家貧無燭者處女相與

語欲去之無燭者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何愛餘光之照四壁者 下詳前二 絕纓

陳席司馬彪戰略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辱士乎乃命曰羣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 下詳前二 益明 坐闇潛夫論 詳前一 美女戴

翁夜張王充論衡曰武王伐商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權掩不備 下詳燈 以繼不

操左傳 詳前一 隅坐執夜遊秉禮記 詳前一 古詩曰書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賦詩

頭執燭睡加杖如曰郎 奕棊執齊竟陵王事詳前一 後魏書甄琛奕棊令蒼君若爲讀書不敢廢後舉燭 待君息留賓待尚書大傳曰后夫人將待於君前息燭 滅燭留髡執燭投顗史齊威王問淳于髡飲幾何髡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能飲

一石 晉書詳前二 非燭何見 無燭則止禮記治國而無禮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下詳前一 檢書擊鶻

牆衣篇連枝錦燈燭堂牌考曰皇太子納妃拄同心之燭 山 連枝 同心 白李

社甫詩檢書燒燭短喪書夜歡飲然十圍之燭以擊鶻一燭費錢數萬 火城

國史補詳前一又明高季迪詩曰火城如晝開元遺事云楊國忠每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爲 龍涎

燭圍韋涉家宴亦然 蠻脂

用龍涎沉腦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久絕此太后回鑾復值禪壽用宣政故事列數十炬 蘭膏

杜陽編詳前二 蓮炬

志曰王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名來賜酒宴羅月將西沉上命徹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 然鬚

柳公權聞詳前二 冷翠 愛紅

凍水記聞詳前二 李賀詩冷翠合燭光彩

壁詩集曰吏　垂蘭　吐
長愛燭紅

執燭奴　剪燭刀　申王事詳前二　元
祭祀志有剪燭刀二

燭四

原 明燭　銀燭　龍銜盤龍銜燭　鳳銜鑄鳳銜蓮　致神張

燭山堂肆考曰漢武故事武帝所幸李夫人死甚思悼之晉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明燭上居帳中遥見李夫人不得就視

南唐近事曰韓熙亮偓之子常言偓十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使親信發觀惟得燒餘殘龍鳳燭金纏紅巾百餘條片其薄如紙銘曰黃塗木芯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燭及代燈燭用也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所製歟宋陶穀學士呼之為引光奴

元史祭祀志曰黃燭二百雜用燭二百

燭五

原 詩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沈曖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魚燈且滅燼鶴燄暫停輝自有銜龍燭青光入朱扉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　又古意詠燭詩曰花中燭燄動簾風不見來人影迴光持向空

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人意同憶啼流膝上燭燄落花中　庾肩吾燭影詩曰重燄垂花比芳樹風吹

水動俱難住春枝拂嶅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劉孝威和簾裏燭詩曰開闥簾影出參差風颭斜浮光燭綺席凝滴汙垂花　又褰飲嘉樂殿詠曲水中燭影詩曰火浣花心猶未長金枝客颭已流芳芙蓉池畔涵停影桃花水脈引行光　王筠詠蠟燭詩曰執燭引佳期流影度單帷朧朧別繡被依稀見蛾眉莫明不足貴焦爐豈為疑所恐恩情改照君尋履綦　劉孝綽賦照綦燭詩曰南皮紘吹罷終奕且留賓日下房櫳闇華燭命佳人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莫辭纖手倦羞令夜向晨　唐太宗詠燭詩曰燄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為思人　又曰九龍蟠燄動四照逐花生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　李嶠詠燭詩曰兔月清光隱龍盤畫燭新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辰浮炷衣羅幌吹香匝綺茵若逢燕國相持用舉賢人　褚亮詠燭花詩曰蘭徑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陌車麈星臨夜燭眉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花　鄭谷蠟燭詩曰仙漏遲遲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光金園露白新裁詔畫閣春紅正試妝淚滴杯盤何所恨燼飄蘭麝暗和香多情更有分明處照得歌塵下燕梁　白居易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詩曰

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蓮豔不如却寄兩條君領取
明年雙引入中書　王建長門燭曰秋夜牀前蠟燭微
銅壺滴盡曉鐘遲殘光欲滅還吹著年少宮人未睡時
　宋孫明復蠟燭詩曰六龍西奏入脩嵫寂寂華堂漏
轉時一寸丹心如有用便為灰燼亦無辭　元薩都剌
詩曰火盡無茶味燈長過燭心　黃庚詩曰分茶醒酒
客添燭了殘碁　孫淑詩曰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
　明楊慎華燭引曰菖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罷羅裳
單流雲影射荊王枕曉露光搖漢帝盤

原賦晉傅咸燭賦曰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

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
矣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暝匪火不彰故六龍
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虧於望時
遘靡停晝不於常背三接之昭昭即旋開之有傷何遠
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
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然燭於蘭房揚丹輝之煒燁燦朱
燄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
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惛惛遂命尊而設觴爾乃
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旣倦引滿行盈樂
飲今夕寔慰我情　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雲母窗中合

花氍茉蓂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
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挂同心
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
取正推欞窗而畏寬綠炬懷翠朱燭含丹豹脂宜火牛
膠耐寒銅芝抱帶復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荷視橫芒之
昭曜見容淚之蹉跎漸覺流珠走熟視絳花多宵深色
麗燄動風過夜久唯煩鋏天寒不畏蛾昌蒲傳酒座欲
闌碧玉舞罷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
屏裏脈脈兩相看　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
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今夕掩怨三秋今不同爾乃

傳芳醑揚清曲長袖留賓待紅燭燭燼落燭花明花抽
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燄還輕本知龍
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花一雙灶詎照離
人兩處情　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塞蚤應寒天山
月沒客衣單燈前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
燈花持柱燭還卻燈檠下燭盤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燼
高疑數剪心溼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鍼染浮煙本知
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蓮帳寒檠窗拂曙筠籠
熏火香盈絮傍垂細燼上繞飛蛾光清寒入燄暗風過
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

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沒芳蕪歇
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原 銘晉傅咸燭銘曰煌煌丹燭燄燄飛光取則景龍擬
象扶桑照彼元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原 啓梁劉孝儀謝女出門官賜紋絹燭啓曰孝儀啓左
右秦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垂賜文絹二十匹
燭二十挺臣家本貧敝事多蹇闕桓室金縷本非所宜
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
綺易儔秉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
渥之隆實見因心小人賤微豈能勝報不忘云云 陳

徐陵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啓曰昔班彪草移阮
瑀裁書馳馨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賈
達之頌神雀實攸之對絕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
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然更慙良吏霄光可
學乃會者年臣職居南史身與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
策

庭燎一

原 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詩 又曰火炬也 原 毛詩曰
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詩 又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

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又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原禮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增周禮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大戴禮曰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共百燎非禮也　原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禮之況賢於九九者桓公曰善禮之期月而士至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施詔曰尚書奏九年庭燎當在端門內元明帝時在公車門內可依舊安司徒錄公命當率由舊章宜在端門內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趙書曰石勒造庭燎於撞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絙繳上下　增金史鹵簿火燎一二人武弁緋寶相花大袖革帶大口袴　原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閭闔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　增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庭前爆竹俗人以爲爆竹起於

庭燎家國不應濫於王者　宋太平寰宇記不灰木注曰葉如蒲草束以爲燎俗呼爲萬年火把　續文獻通考曰儀鸞局給用太廟等處祭祀庭燎

庭燎二

原 詩晉傳元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圭璋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賦 唐王起庭燎賦曰王者崇北辰之位正南面之威赫朱燎以具舉列彤庭而有輝助彼皇明可燭於夜色叶茲睿哲引曜於宵衣珠旒將出方熠熠以星懸綵仗徐來已煌煌而電設九儀稍布六樂爰分代晨光之照曜雜佳氣之絪縕騰輝於鵾鷺之行若離若合委照於熊羆之旅或友或羣昭昭彰彰紫氣紅光聲明煒煥百物熒煌覩炎上之有赫知臨下之無荒遠而望之謂焚棄之煙昭儉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呈瑞於周王金釭莫齊銀燭非競長風乍拂高燄彌盛華袞燦爛以相鮮猛簴攢拏而交映其容烈烈其明杲杲附寒者覺其春深假寐者疑其曙早昭其明也叶天鑒之清穆望而畏之斡天威之咫尺旂潭潭而咸造鸞鏘鏘而可聆萬宇乂多士寧豈徒美君子之至在宣王之庭　楊濤庭燎賦曰烘廣庭之際艷以朱陽曜紫微之旁皎如

白晝伊有爛之通照幹無私之光覆功殊甸燎事美蘭薰焚五夜而幽明已辨輝九重而鵷鷺斯分息其燄而恆讓朝日浮其煙而乍雜瑞雲

原 表魏王朗冬臘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況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臘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以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之耀

薪一

薪蒸總論曰薪柴也所以供炊自茹毛飲血之俗易而斯人無不資火化以養生此薪木亦非一日所可闕也　山堂肆考曰大曰薪小曰蒸供燔燎曰槱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毛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增又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　增周禮曰委人以式法供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供其薪芻喪紀供其薪蒸木材軍旅供其委積薪芻凡疎材共野委兵器注野委謂廬宿止薪芻也　又九式七曰芻秣之式　左傳曰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　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

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貪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增史記甯成爲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束溼薪 原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捺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捶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又曰抱薪救火燥者先著 增淮南子曰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然後破之 原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增唐六典曰虞部凡五岳及名山能蘊靈產異興雲致雨有利於人者禁其樵採 唐劉禹錫管城縣驛記曰積薪就陽又上宰相啓曰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坐成枯薪 柳宗元霹靂琴贊曰桐生石上一夕暴震側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

續文獻通考曰金興給署掌宮中所用薪 又曰元至元二十年以東宮位下軍一百人採薪二月供內府

歲用　又曰明惜薪司供柴炭荊條等

薪二

原 左傳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左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薪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潰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晏子曰景公遊壽宮觀者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養之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　增 山堂肆考曰漢王褒僮約奴日暮以歸當送乾薪二三束　後漢書曰王郎兵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兔肩　原 又曰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歎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貧好學然薪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其故母曰

有急客吾噬指以悟汝耳　又曰侯瑾甚孤貧依宋人居晝爲人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　神仙傳曰樵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村頭一家起而復始　世說曰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荅云實是故車脚　搜神記曰諒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官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臾而雨作

增　晉記曰王質常採薪於信都石室山中遇二老人圍基石上質放柯於坐下觀之一局未終老人曰子何不去質起視柯柯柄已爛矣乃下山歸家門閭改換里之人俱不相識始覺圍某者乃仙人也後莫知其所終焉　山堂肆考曰唐畢誠夜然薪讀書母卽其疲奪火使寐竟不肯息　唐史韓思復以親喪囏嚼薪自給　高麗傳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　孔帖曰杜甫至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續文獻通考曰唐許宣平負薪賣於市嘗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見乃題其菴以歸是冬菴爲火所焚遂不見後百餘年有採薪者見之南山石上　又曰宋彭氏女從父入山採樵父爲虎所攫女挺身亂斫

虎父得不死　元郭鈺集自序曰鈺工於詩薪米不給不敢僥倖　元史曰董文蔚攻襄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文蔚夜領兵士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爲橋梁頃之即成　又曰王初鼎漳州長泰人至大中從父樵劉嶺虎搏其父初鼎抽鐮刀刺虎鼻殺之

薪三

刈楚　樵桑詩詳前一　又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　槭樸　枯梧　詩詳前一　列子曰枯梧不祥伐之鄰父曰請爲薪乃不悅　擊　徙　淮南子詳前一　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　虞候守　有司收　傳毅之薪蒸虞候守之　太曰薪小曰收秩薪燎　供祭祀　炙筆硯　周禮月令季冬命有司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

委人詳前一　魏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課人置薪兩束當輸租時納備寒用炙筆硯　藏鹿　山堂肆考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驅車見芻兒傷麟之左足求薪覆之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以蔽其上恐人見之也遽而藏之隍覆之以蔽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歸唱韓詩於蠭丘之下　杜詩谷口樵歸薪　養母　淹年十三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母曰此乃汝之祿徵也以兒才行若此豈　隨妻　蕭子顯齊書江革傳貞辰負賊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仰槐　朱買臣擔束薪行其妻亦負戴相隨詳前二　然桂　孔帖元稹詩落葉添薪仰古槐又曰玉餼然然桂　蠟代　柳作　晉石崇以蠟代蠟燭　樵蘇　張雲叟詩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採作薪　曰樵蘇後爨　析柮　樵水　韻府聲玉婦人哭曰刈著薪亡著籍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宋濂元竹溪逸民傳逸民嘗謂人曰吾將漁於山樵於水矣

薪四

康 東薪 詩綢繆 東薪 不流東薪 詩 無浸穫薪 又曰有洌沈泉無浸穫薪 幷寤寤言 寤歎 我也哀我憚人 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 亦可息也 大東詩刺勞人也 堂肆考越勾踐卧 薪嘗膽欲以報吳 徙者使伐鬼 薪以供宗廟 尺燼 薪之下而寢其上 大 未及煖因謂之安 積薪居上 漢書賈誼謂武帝詩前一 林中薪 杜甫詩明 然林中薪 塡道薪 孔帖負塡道之 解則精感天地 買尺薪 李白詩 尺 伐樹爲薪 孔帖劉義節從平涼師傾府庫爲軍賞 薪 爺財太乙義節曰若伐苑街樹爲薪以 易布帛歲數 燎薪 又曰楊行密傳朱瑾徙屯安豐汴 十萬可致矣 將牛存節苦鬬會大雪士多凍死 潁州刺史王敬薨燎薪 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

生薪 合璧坡詩曰 破竈墜生薪 隋樵又斯

公詩 椎乎松 間拾隋樵 溼薪 又坡詩曰翰林 溼薪爆竹聲

薪五

增 詩唐陸龜蒙樵人十詠 樵谿曰山高谿且深蒼蒼但 羣木抽條欲千尺衆亦疑樸樕一 朝蒙剪伐萬古辭林 麓若遇燎元宵微煙出雲族 皮曰休和曰何時有此 谿應便生幽木橡實養山禽藤花蒙澗鹿不止產蒸薪 願當歌棫樸君知天意無以此安吾族 陸樵家曰草 木黃落時比鄰相見喜門當清澗盡屋在寒雲裏山棚 日纔下野竈煙初起所謂順天民唐堯亦如此 皮和 曰空山最深處太古兩三家雲蘿共夙世猿鳥同生涯

衣服濯春泉盤餐煮野花居茲老復老不解歎年華

陸樵叟曰自小即胼胝至今彫鬢髮所圖山褐厚所愛山爐熱不知冠蓋好但信煙霞活富貴如疾顛吾從老巖穴　皮和曰不曾照青鏡豈解傷華髮至老未息肩至今無病骨家風是林嶺世祿爲薇蕨所以兩大夫天年爲自伐　陸樵子曰生自蒼崖邊能諳白雲養纔穿遠林去已在孤峰上薪和野花束步帶山詞唱日暮不歸來柴扉有人望　皮和曰相約晚樵去跳踉上山路將花餌鹿麛以果投猿父束薪白雲塗負擔春日暮何不壽童烏果爲元所誤　陸樵徑曰石脈青靄間行行自幽絶方愁山繚繞更直雲遮截爭摧好林浪共約歸時節不似名利塗相期覆車轍　皮和曰蒙龍中一徑繞在千峰裏歇處遇松根危中值石齒花穿絮衣落雲拂苔鞾起自古行此塗不聞顛與墜　陸樵斧曰淬礪秋水清攜持遠山曙丁丁在前澗杳杳無尋處巢傾鳥猶在樹盡猿方去授鉞者何人吾方易其慮　皮和曰腰間插大柯直入深溪裏空林伐一聲幽鳥相呼起倒樹去李父傾巢啼本懸不知攸鉞者除害誰如此　陸樵擔曰輕無斗儲價重則筋力絶欲下半巖時憂襟兩如結風高勢還却雪厚疑中折負荷誠獨難移之贈來

哲　皮和曰不敢量樵重唯知益薪束軋軋下山時彎
彎向身曲清泉洗得潔翠靄侵來綠看取荷戈人誰能
似吾屬　陸樵風曰朝隨早潮去暮帶殘陽返向背得
清飈相追無近遠採山一何遲服道常苦蹇仙術信能
爲年華未將晚　皮和曰野船渡樵客來往平波中縱
橫清飈吹旦暮歸期同蘋光惹衣白蓮影涵薪紅吾當
請封爾直作鏡湖公　陸樵火曰積雪抱松塢蠹根然
草堂深爐與遂燒此夜仍交光或似坐奇獸或如焚異
香堪嘆宦遊子凍死道路旁　皮和曰山客地爐裏然
新如陽輝松膏作滃灑杉子爲珠璣響誤擊刺鬧斂疑

彗孛飛傍邊暖白酒不覺瀑氷垂　陸樵歌曰縱調爲
野吟徐徐下雲磴因知負樵樂不減援琴興出林方自
轉隔木猶相應但取天壤情何求郢人稱　皮和曰此
曲太古音由來無管奏多云採樵樂或說林泉候一唱
凝開雲再謠悲顧獸若遇采詩人無辭收鄙陋　元郭
鈺負薪女詩曰山下女兒雙髻垂上山負薪哭聲悲辛
勤主家奉晨炊主翁頭白諸郎癡千戈未解骨肉離生
來不識妍與媸長笑鄰姬畫蛾眉金屏孔雀何光輝珂
弓羽箭來者誰綠楊終日青驄嘶人生年少如駒馳鴛
鴦翡翠皆雙飛愁思百結心自知負薪拭淚背人揮黃

昏四鼈寒蟹啼　明高啓伐木詞曰竹擔挑多兩肩赤礪斧時尋澗邊石老夫氣力秋漸衰易斫喜有枯林枝白雲無人暗空谷遠聲丁丁如啄木暮歸待伴不獨行前塗虎多荆棘生長年不曾到城府聞比山中路尤阻

賦　唐李德裕積薪賦此郡巖谷重複榛林鬱盛採樵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予求售予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歎乃爲積薪賦其畧曰交加積累高下齊均矗若井幹疊若龍鱗避沈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喻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求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罹匠者之斤冒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炭一

增　說文曰炭燒木餘也　總說曰炭燒木留性寒月供然火取暖者不煙不餕可貴也　周禮曰林衡掌炭之徵令以時入之權量受之供邦之用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晉書曰王沈爲豫州刺史下教直言之士主簿褚䂮音畧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

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唐德宗帝紀大曆十四年十月戊午罷九成宮貢立獸炭

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則輕溼則重故先冬至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　桓譚新論曰舉火夜作然炭乾牆而燔之爲炭則億載而不敗　交州記曰竈頭山越王炊爨之處掘得炭　齊地記曰東南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經野火燒之不死炭亦不滅　豫章記曰豐城縣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然以炊爨　唐開元遺事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五色堅如鐵石名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燄而有光　潛確類書曰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少熾一爐可以終日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又曰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麩炭火浮炭謂之麩炭

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炭　又曰元至元中以東宮位下民一百戶燒炭又馬鞍山大峪等石炭煤窑辦課奉皇太后位下　戒菴漫筆曰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爲水和炭可和水而燒也　暖姝由筆曰朝廷內用炭俱圓木所燒渾淪一樣長尺許兩頭磨光外有麻路恐爆用籠糠火煨熱一筐三四十斤

炭二

晉左傳曰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太子居喪柳熾炭於位太子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注欲其溫煖史記曰竇皇后弟少君爲人所略賣爲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崩岸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晉書曰孫登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　神仙傳曰嚴清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清一卷素書曰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語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栗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名其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熱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人皆效之　異苑曰信安鄭徽年少時登前橋彷徉見一老翁以小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失所在徽密開看一鋌炭乃密祕之雖家不之知也永初三年年六十病篤語弟子云吾齒

盡矣可試啓此囊見炭碎折於是遂亡　唐杜佑兼鹽鐵使以木炭歸司農　開元遺事楊國忠家以炭屑同蜜相和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熨爐中　三賢典語曰李華燒三城絶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　品物類聚張燕公有石綠鏡臺得自胡川道士元宗聞其異取炭精十車燒之不變乃已　元史賈進大同人大德九年民乏食進以炭米濟之

炭三

原　陰陽輕重賈誼鵬鳥賦陰陽爲炭分萬物爲銅　下淮南子詳前一　合氷

熾位淮南子曰譬如氷炭紐繩也何時而合　注　寺人柳詳前二　天帝

裝　林衡掌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辭燭曰當造之時雨師洒埽雷公擎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　周禮事詳前一　豫讓吞　王莽禁　史記王莽欲防人盜鑄禁人不挾銅炭　伐新爲　掘山得　並詳前一　碧三斗　五色　孔帖曰楊德幹歷齊沛相四州　雙鳳　三城　楊剌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開元遺事瑞炭詳前一　金國忠事詳前二　歸司農　掌勾盾　杜佑事詳二　典給著舊名勾盾　李華事詳前二　署詳前一　胡桃文　鷓鴣色　潛確類書宋史供御炭用鷓鴣色胡桃文

炭四

原　左傳華原樂壓莽文公用蜃炭注以御溼也　陳其隧炭　又楚獲吳舟使隨人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於林廢於爐　又曰邾莊公命執夷於林廢於爐也　獸炭　晉羊琇射姑弗得滋怒自投炭廢隧也　廢於爐炭　張燕公事詳前二　碧炭精　張燕公事詳前二　啖

炭柳宗元答崔黯書凡人好辯攻書皆病辯也吾見病腹人有喫炭上炭嗜鹹酸者不得則大喊正相類也

鍊炭劇談錄洛下有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為具名之曾不下箸至飯李曰此以炭炊豪子勉食一匙曰凡以炭炊先鍊炭方始無煙氣此亦非也

帝乃名彥章為招討使馳雨日至滑州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趨德勝舟舉鎖燒斷之

產炭山堂肆考豐城淳鄉二縣皆產石炭於山間掘土黑色可然有火而無煙作硫黃氣既銷則成白灰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炭五

唐詩唐孟郊答友人贈炭詩曰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驅却坐上千重寒燒出户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白居易賣炭翁詩曰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宋蘇軾石炭行曰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鼻凝鼓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罌萬車炭

流膏迸乳無人知陣陣腥風白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
萬人鼓舞千人看投風撥水愈光明爍玉流金是精悍
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百鍊刀
要斬長鯨爲萬段　金劉勳杜善甫乞炭詩曰筆口酸嘶解說窮寒爐隨手變春紅因君大笑涪翁拙費盡奇香得馬通

賦　唐蔣防獸炭賦曰彼好奇者巧與之俱揉煨燼兮是謀是度象猛獸兮爲虎爲貙腹翕赩以疑電口噦呀而奪朱曳尾垂頭似無心而暴物噓煙吐燄若有齒而焚軀鋸牙鉤爪乍騰倚於寒灰隅目高眶載光芒於烈火稽其狀也成鷙獸之雄雄求其類焉笑形鹽之瑣瑣稍頓足以狼顧時迸裂以豺聲因炎上以委質殊檻中而狗生無野心以見誚非內熱以自照威而不猛謂馴擾於中堂攫而莫前疑踏踢於餘燎髣髴枕籍爛晃依馮類火鼠兮炎丘是託比燭龍兮崑閬斯昇此制也不惟資於玩好抑亦彰夫伎能

原　唐梁庾肩吾謝賚炭啓曰識慙曼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懷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劉孝威謝東宮賚炭啓曰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溟沈兵合無待王霸之覘聚而爲獄大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穹獸爐生烽燄室滿

紅光雜裘入而識奢鼠布焚而無污

補頌宋范致能炭頌曰燔本不灰化爲精堅是裘至陽維火之傳雪霾六虛氷塞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璧寸珠罔工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爛既寒爲之窮年

灰一

補說文曰灰死火餘燼 禮記月令曰仲夏無燒灰

史記商君之法禁棄灰於道 續漢書曰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按律而候之其月氣至則飛灰而管通 唐史食貨志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鹺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 莊子曰形固可使如稿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淮南子曰爛灰生蠅 又曰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唐酉陽雜俎凡雕刻琉璃先以自然灰煮令軟陳藏器曰灰生南海狀如黃土可澣衣玉石以此灰霾之爛如泥 宋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爲鋌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 續文獻通考曰元至元九年以採伐材木煉石爲灰徵發夫匠一百六十三戶置官以統之

灰二

補 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於長安西南鑿昆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臣所能知可問西域僧帝遣人往問僧曰此是天地劫灰之餘 又曰韓安國字長孺坐枉法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 魏畧曰文欽爲廬江太守爲都督王淩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陵責卿載灰兩船何爲乎曰聞足下起染舍故作此灰耳 韻府羣玉曰梁陶弘景幼以荻畫灰學書 又曰陳摶以錢若水有仙風道骨坐中一僧以火筋畫灰曰做不得

灰三

原 環月暈 應律飛淮南子灰環 繪漢書詳前一 三斗洗腸 兩船染舍洗腸之用三斗下文欽事詳前二 禁其棄道 死而不然上商君事詳前一下韓安國詳前二 積而止水女媧取以救災 散以從風楊琰用而破敵淮南子云古往之時水浩蕩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水 後漢書楊琰爲零陵太守時蒼梧羣賊政劫琰乃制車數十乘置灰車中從風散灰賊不得視因以敗之 車廠服火之民爭取煨以法寶 孔帖曰文懿公元事詳前一 往賦寒爐委灰 積荻 伐薪 抱朴子吳主取而視之不能解也 淮南猛火而燔荻了盡謂光當已化爲煙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試之積荻數千束囚之因子曰伐薪爲灰燔草而爲炭 五百種 十二斤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鹽實是合五

筋撥 爐委 錢若水詳前二 唐劉禹錫傷

百種灰以作之今膠廣多有其法 明事詳前 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楊國忠冬月以白檀灰鋪爐底餘灰不參雜也

灰四

原 心若死灰 莊子詳一 昆明劫灰 漢書詳二 赤友氏 白檀鋪 周禮赤友氏掌生蠅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實以柳灰等物

灰五

原 詩隋岑德潤詠灰詩曰圖規量不鈌氣改律還虛欲然愁獄吏棄道畏刑書未得逢彊陣轡舉欲焉如 增 爛灰 淮南子曰爛灰酒湯雜鉏詳一 柳灰 續文獻通考金時官奴嘗以火銷破敵其制以勅黃

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 劉禹錫詩曰夷陵土黑有泰灰 宋范致能詩曰褦袱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煖如湯莫嗔老婦無盤飧笑指灰中芋栗香

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爾雅曰琛寶也美寶爲琛

書盤庚曰無總於貨寶

又旅獒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禮記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卿也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

左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又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類國語曰晉定公享王孫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有澤曰雲夢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原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類又曰秦逐客李斯上書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佩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值於洲上賈依價質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爲國名　元史朶羅台疏曰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及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賫寶中賣以虛國用其辭剴切當時稱之　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　原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爲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

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禮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原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瑕蠆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纇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禮　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爲寶非國之用　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二十八品　原　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劒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

黑者鐵　晉又曰視屋上瓦無霜其下有寶藏　晉郭璞奏曰臣以爲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中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爲獻者惟馬不可缺餘皆却之　又曰元成宗時賈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合之則不渴熨面而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又曰明穆宗隆慶中諭買貓睛琢寶石科臣

魏時亮言貓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之膏血乎上命罷之

寶二

原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河宗氏天子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玉　公羊傳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曰盜竊寶玉大弓　晉史記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寶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厠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原謝承後漢書鄴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晉後漢書

曰帝名見諸部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晉安帝紀曰桓元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晉中興書曰姚萇試諸子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子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

明皇雜錄曰公主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鏁子帳皆希代之寶莫能計直

宋長編乾德四年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見孟昶七寶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命碎之

元史拜住傳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既而獲之家僮來告色無喜慍 又亦黑迷失傳至元九年奉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來朝又吐吐哈傳成宗遣使賜以七寶金壺盤盂各一

懸衢

莊屋上詳前一邑貴人寄寶貨因市奴婢泰皆挂於壁

魏志曰陳泰爲中郎將京

及殺爲尚書悉以還 變土 滿牀 晉書祖元爲劉裕所敗殷仲文隨元西走其寶貨悉藏地中皆變爲土 北齊書曰高德正嘗辭疾除冀州刺史即起顯祖怒禁門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 齊歸 楚與 左傳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奉而歸 君曰楚王之寶也與來之則爲薦國之寶 下詳前二之 薦國 希代 晉子春秋曰和氏之璞良工修之 折枯 照影 地鏡圖曰大寶物在城郭丘牆之中樹折枯所向寶在其方 又曰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索珥 牧關 元史岳璘鐵木尔傳本回鶻人時西幫丹帥僧少監來臨其國驕恣岳璘率衆斬之左右有疾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之寶也璘弗之急索勿失王怒索寶甚急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太祖 唐書貴妃專寵元宗賜楊國忠木芍藥植於家國忠乃以百寶牧飾闕楯以貴重之 嗤

秦將 賜隗 漢書沛公入武關欲擊秦嶢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賈豎子易動以利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後漢書世祖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隗 賞

賦 唐謝觀以賢爲寶賦曰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逾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吐清詞之燦燦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逾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籯之價所以愛茲被禍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則知金玉爲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爲寶者邦家之基

原 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爲長久埋不生百陶不
壞西方之行也 增 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
也 原 周易曰乾爲金 增 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 原 毛詩曰大路南金謂荆揚所貢 增 又曰如金如
錫 原 尚書洪範五行曰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孔安國金可改庚辛金氣也 增 又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 周禮
考工記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皀氏爲
聲桌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又云凡鑄金之
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
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氣次皆火候

雅曰黃金謂之鋈白鑞其美者謂之鏐音留餅金謂之鈑絕
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鏐即紫磨金也銑最有光
澤也 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三物合和氣故能
變通易色也 又曰四裔賓服則金勝土 周易參同
契曰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
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增 廣雅曰金神謂之清
明 原 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
泰山見黃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今更黃金爲麟趾裹
蹄以協瑞焉獲白麟有馬瑞故鑄金如麟馬以協嘉瑞也古有駿
馬名騄裹赤喙黑身日行萬五千里 又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

子一經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名食貨志曰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後漢書曰益州金銀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鏊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後魏書曰枝豆國出金銀河鉤羌國出金珠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厚德則遊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浦　唐太宗紀曰金在鑛善冶鍛而爲器　又德宗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朕仰企前王思齊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折斷官不得禁之　宋三朝聖政錄太宗問杜鎬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原　孟子注兼金好金也　莊　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又曰至仁無親至信辭金　原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韓子曰荊南麗水之中生金　淮南子曰玦五百

歲生黃澦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玟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澦音湖貢反澦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增傳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風俗通曰衆中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訾其不純實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爲衆口鑠金　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　原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增白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嚏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原異物志曰狼牀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爲市以鼻嗅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爲之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爲鏁絆　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狀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鏁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以此取名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礦　林邑記曰上金爲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增唐六典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

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口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畫金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金遇鉛則碎

又魯應龍括異志曰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於海中經多引出上必有金　續文獻通考曰元雲南省參政怯剌上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令旁近民煉以輸官從之　又曰中統二十八年罷淘金提舉司　又曰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金有常例

金二

又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璧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采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笑曰嗇夫采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

者爲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黿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黿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遺金者哉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以黃金爲鳧鴈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請見之賜金璧數千萬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徧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漢書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爲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諾　又曰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疑謝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曰疏廣徙爲太傅頃之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

不過糲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作黃金

續漢書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爲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冀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及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

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爲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郝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守所杖劒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卻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閡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爲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

別傳曰操入陽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請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見曰真盜矣忳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遲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賣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為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

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甒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一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餵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賈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

孫氏覩二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宋書曰褚彥回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將一餅金求間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酪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歎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梁書曰盧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嘗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後魏書曰孫軌字元慶為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

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王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開元中杜暹爲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致書於韋皐各齎生金丹砂爲贄且曰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砂示其心赤耳上嘉之　天中記曰宋祖詣趙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

曰此海物必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受之　又曰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殺金於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　語録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頼昌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

以爲意我有黃金藥墀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待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　元史杜瑛傳曰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又鐵連傳曰帝勑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　又朱國寶傳曰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笑而遣之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太祖自敘朱氏世德之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元初籍淘金户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　王錡寓圃雜記曰吳文正公訥爲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啓題詩其上還之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塗最險灘若有臟私併土物任他沈在碧波間

金三

紫光

赤氣晉永和起居注曰盧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

波如印齒地鏡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所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大上赤下青也　鳴山

耀室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　崔鴻後燕錄曰董紹上言於慕容垂曰臣聞陛下之奇肯次馬厥初之奇金光耀室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丹矣百鍊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前二下詳　緘書　封璽　尚書安國注云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也　春秋運斗樞曰舜爲天子東巡黃龍負圖置舜前圖以黃玉爲柙黃金爲繩封兩端詳龍

探鳩　化鵠　劉義慶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壞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止承塵爲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詳鳩又曰常山張顯妻化爲一圓石顯推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蓬萊觀　崑崙臺　列子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

高觀皆金闕　闕令內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上之所遊處有味玉七寶之牀　置燕臺　懸秦市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故謂之黃金臺史記呂不韋使其客著呂氏春秋乃懸千金於咸陽市門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　鑄范蠡　疑陳平　范蠡去越越王勾踐思之乃以良金鑄其形　史記陳平嘗負鐵渡河舟人疑平腰下有金陰欲害之平乃脫衣而渡遂能免於難也　妻

讓　母責　列女傳樂羊子不以利污行羊子得遺金一餅妻曰妾聞君子田子持金百鎰奉其母母之物不入於館子慙而棄之羊子慙而棄之　韓詩外傳曰晉書孫綽字興公作天台賦擲地可作金石聲　披沙　揀金　往見寶出　擲地　郭況之家號爲金穴　文選掎金　同土　如粟　南史齊高祖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後漢於山　爲穴　掎山　張奐爲安定屬國人遷金城酒酬曰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六齊　百鎰　金有六齊　蘇季子

抵掌而談李兌賜黃金百鎰虞卿
卿蹶屨而說趙王賜黃金百鎰
德隆章人嘗行於路得遺金囊乃訪主還之後漢陳
重字仲翁嘗濟人死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以報重恩重
不知後毀屋得金訪
主已死乃將金送縣
塞淫買笑新語曰舜藏金於巖巖之山以
千金買笑
難得能守玉滿堂莫之能守老子金
鼓鑄鎔範成器端木辭桑婦却家語端木賜字子貢國之法贖人臣
妄於諸侯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子聞之
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
行也受金即為不廉
魯國不復贖人於諸
侯矣秋胡事詳前二
珍物化上詳前二
化黃金武帝祠昆田珍物
入府傳夏方有德貢金九州鑄鼎象物注九州之牧
周禮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
皆辨其物之美惡與其量數揭而
璽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
是吾寶也不汝

容焉備六府而惟修六府金木水火
土穀惟修也配五行而攸
敘虹化螢飛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成齋
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於天乃
有赤虹見虹化黃金書林邑國有山赤色
淺黃深赤熬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淺黃
堪生金得之皆當銷鍊熬金耗折少
堪金銷折多顆堪金即穴山或至百十尺見作金石
其色褐一頭如火燒黑之狀此定見金也其金色深赤
黃如石有華中扶南傳曰毘騫國金如此間之石路
投海在爐陳思王辯道論曰甘
為金華未者也劉欣期交州記
字世雄始嘗與師南
海管子曰堯治天下也猶金之在爐惟冶者之所鑄
烏嗽鷙牛吐金常人爭以烏吐之金
潮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
嶺表錄異廣州洽崖

縣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養鴛鴦常於屋中見數金片遂多養收屋淘之日得一兩或半兩因至富

化土

切玉蜀王本紀曰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素也當胥蜀矣王隱晉書曰成寧三年起居注載贈恭璧煌郡上金洞中生金百淘不消可以切玉

鑄郝

山堂肆考唐隱太子以書招尉遲恭贈金器皿一車辭曰臣豈敢當賜世民謂恭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寶定鄰王贊普常畏之得生玭者以金玭賞之恐失名將徙玭為慶州刺史

菱角

孔帖唐郝玭為將有功封乃等玭身鑄黃金象令於國門王女築城於吳興安吉州西北二十里後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鄉

椒花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金出兩蕃高麗等處皮金皆生金也雲南葉子金西蕃回回錢此熟金也其性柔而重色赤足色者面有椒花為尾及紫霞如和銀氣子者石試有聲而落屑色赤而性硬火燒黑色古云金怕石銀怕火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色為足

天中記

齊晏子勝吳

辛銳

陽邁宣室志竇曆中京兆韋思元求鍊金之術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舉家惡之思元嘗與銳上客怒皆起突至溺簷上客怒皆起因視其溺乃紫金夜奇光燦然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辛西方金而銳字從兌兌亦西方之正位也宋書南海狀南王陽萬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器之其色光麗國人謂金之精者為陽萬即中國所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作礪生

碑尚書詳前一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王隱晉書曰賈達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賣已復生

蕨化

蠆

清異志王鱗鱗賣蕨飛文買蕨謝而去及歸蒸於烏豆甑盡成黃金

飛文

梁簡文論云見夜如棗核飛散者金精也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嶷峨而赤城照耀似天潤鑒中亦有生金形如蟲豸細者似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光如熒火

為牛

如豸元中記金之精為牛林邑記

黃衣

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賣宅與陳應應舉家疾賣何文

文獨持大刀暮入此堂梁上一更中有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文問細腰曰高冠者誰答曰金也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勝有夢口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焉鳴見雞出戲一長人彈之雞見即飛入穴彈丸正著穴土丸徑六尺許下垂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褊身黃衣擔兩籠黃紙求寄載船至直入石中船主始知神異見盤上唾盤上唾悉是黃金　織

帳飾衣

帳魏畧曰元史鐵木國出金織成　織蛇為龍張播

漢記曰永昌太守鑄黃金之蛇獻之　齊書曰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藩邸以荊州應焉時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額胄因取此龍以為軍實　百鍰一苧梁書曰武陵王紀鎮蜀黃金一斤為一餅百餅為鍰至百鍰又曰甄法崇之孫每戰則懸金以示將士終不賞賜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核有行業鄉黨稱善常以一束苧為後贖苧還於苧束中有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

寺庫夜明人雨嶺表錄異曰五嶺內皆產金澄洲最二十兩與宮灼權臣余頃年使於上國親友附澄洲金明有異於常金耳遂留余詩其鮮友人曰金雖少貴其夜余留宿驗之信然也　古詩曰安得天雨金賤如土　柿子蘇豆裹蹏金麟趾中記襄趙之間多得麟趾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裹蹏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士人謂之柿子合璧陳藏器云常見人取金掘地深丈餘至紛子金者如指小猶蘇豆色石石皆一頭黑焦下有金夫匠多竊而吞之如桑黃咬時極軟即是真金　透鎌變釜宋陸游避暑漫抄曰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又曰避暑錄話曰太祖神武英斷一日御講殿忽謂侍臣曰朕昨夜夢一人以金鎌授朕朕受而用之其人奪之去悲鳴不已至夜小民卧舟中聞蓬間有聲視之蛤也口銜一綾帨內有金五兩餘小民得之大喜人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　得鈴進馬續文獻通考遼太祖神册元年將稱尊號改元掘地為壇得金鈴因名其地　貓銜豕出齊門外陸氏園一個催租者持去賣與閭家獨一個避入其懷歸中貓躍入其懷歸中貓又曰姑蘇門徼鋪客年餘小民過其地人叢

弼之曰義猫又曰萬曆初許野關王序三家養一猪肖年一日衡其主衣裘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塗金千兩家遂大饒遠近稱其家為豬金

合璧麗

金名金塊

戴一銅自隨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廢無用金

寶

山有薤

酉陽雜俎山上有薤下生水多麩

埋九里

孔帖馮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覲載金一柳自隨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廢無用金

嬰陳無

張載閉門

史記曰吳楚反孝景以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之廊廡下軍吏過無入家者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孝子吳奉為孝廉奉賚金為禮載閉門不受表以囊盛投載園中而逝載不及賚金至廣陵還奉

錢戩與人

戩與人之翰不疑續文獻通考曰宋錢戩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父逋我金數百萬戩與之不吝後有盜入呼與一鋌少年後其子至顯官人以為陰德之報

之翰不

之翰鄭人嘗貸黃金後攜以償時在汴舟因紿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後其人自悔疾且死遣其子來謝償之徐即以所償助其喪葬

金四

原 不寶 禮檀弓行 詳寶一

藏金玉

王者不藏金玉

三品之貢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雙南金

詩大路南金謂荊揚淮南有雙南金

蘇家金

增 鄧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海夜見赤光於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顯業為之造寺

種金平

原 捐 天中記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平

金杖

金平今人往往得金云

金杖搜神

搜神記曰漢文徵行懷金過魯少年柱金杖出應門少年柱金杖出應門 印子篆文曰土字壽州

子金續博物志

麗水之珍

韓子詳一

金闕

增 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中有金闕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園五

金犀

又曰西方白官之外有金山上有金犀守之

神光照

原 十丈也 又曰西長五丈餘名曰金犀守之 神光照

金

社後漢書曰申興初有應顯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陽

七代通顯
寶山黃金天中記王元榮西國行傳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愁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之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言百鍊之不耗

晉探懷中金
唐書曰韋執誼爲翰林學士受眷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若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而去執誼大慙不納金帛又曰路隨爲翰林學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私賄耶終無所納

原百鍊之精

金五

詩晉棗據詩曰金玉有本質焉能不堅剛惟在遠爐炭幽居永潛藏

唐李嶠詠金詩曰南楚標前貢西秦識舊城祭天封漢嶺鄭地警孫聲向日披沙淨含風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白行簡賦得金在鎔詩曰巨豪方鎔物洪爐欲範金紫光看漸發赤氣望逾深燄熱晴雲變煙浮晝景陰堅剛由我性鼓鑄任君心踴躍徒標異沈潛自可欽何當得成器待叩向知音

宋歐陽修詩曰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黃庭堅詩曰煩公揮豪金　元元好問黃金行曰一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隨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晉賦唐人金賦曰觀其山川含育之祕採擷工取之程鎔鑄陶鈞之術雕鐫磨礪之形非一塗而共貫實萬象

而殊名用之爲鼎天下之至寶用之爲劒天下之至精用之爲量天下之至信用之爲鏡天下之至明亦有金河金瀕金潭金穴金谷金陵金城金埒渤澥水之仙宮西北荒之神鼇魚龍雀鳥之玩鐘鼓樓臺之列皆具美於明圖豈能窮於縷說 韋岫金賦曰其難得也黍累不棄分銖是爭約人以懸市遺子以滿籯國用築臺之禮賦楊擲地之聲或三緘而永保或一諾而必行是以王者之時令修彝倫序泥封是用職貢有所垂衣守滿堂之誡命相興作礪之語則金爲世出兩示天與 周渭金精百鍊賦曰金火惟序載離寒暑光融融而燄燄

疑雷擊以星流聲有往而有還若唱予而和汝始於一而終於百煉既存而鍛乃舉於是礪以越砥淬於江流燦龜文之叠絶射龍藻於清浮將四海而是震豈千金而可求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乎麗水之渭初若波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剖羣蚌貫珠彩之蒙蒙出輕連而沉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炅生姿洎乎沙之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寶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精兮自寶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欲蓋而彰故燭爾而

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乍分粲若星繁似浮雲之初卷　李程金受礪賦曰利器久弊銛鋒不全參差米訣掩冉苔聯價減千金之直文滅七星之躔非夫堅石之鍛乃礪乃巧匠之藏焉修焉又安得而昭宣

原贊晉郭璞金銀贊曰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